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五八

懷葛堂文集十四卷 梁份撰

一

雪齋詩稿八卷 吳曾撰

二〇七

歸宮詹集四卷 歸允肅撰

三二五

石林集九卷（應制集一卷南歸集一卷直廬集二卷使粵集

一卷附日記一卷歸田集二卷拾遺集一卷） 喬萊撰

四五九

慈谿姜宸英



友人寧都魏徵君冰村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
治亂之迹以遂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以
略見其意者有左傳經世一編康熙戊午年或應
詔以博學宏辭薦竟不可起有弟子梁君名份字質
人徵君謂可以傳吾學者自徵君沒後數年而梁子
來京師出所為懷葛堂集示余其為文鈎貫經史包
括古今以立言究其旨歸嘗慨然有濟物之意何其

序一

一似吾徵君也使梁子而得志則徵君之學行矣然
梁子緣師志退守窮約年過四十不求仕故其身愈
困著述愈富今徵君沒既久而其學愈重於天下者
亦梁子之力也梁子嘗游西塞著西隱今略未及成
書適今安徽按察張公前駐節西安以千金資梁子
縱遊塞上梁子以孱書生隨數騎結束出關徧歷河
湟四郡以極之朔方上郡覽其山川城郭之險隘退
而歷訊之老將戍卒得其可以資守禦習戰攻凡用
兵地所至各繪圖以有說西塞三邊環七千里之地

形勢瞭然在目是書余尚未得見以梁子平時著書
所嘗聞於師者觀之則信乎其為有用之學矣夫智
謀之士俛仰規畫乘時拉隙以赴功名之會此時有
所論述及試之有效不效者其為己之私勝也苟利
於己將不難懸飾利害冀以速售其說已爾梁子於
世無所求於己無不足而又其識足以權要其筆力
之馳騁足以達已見而吾人之所不能言則其書之
成以為世利益無疑也余滋喜梁子之學之得所傳
因率連及之

序二

序

自魏叔子先生歿而文章幾乎熄於戲以文章名天下豈君子之得已哉孔子孟子志反春秋戰國爲唐虞不得已而刪述不得已以空言爲實用且夫輪人梓人弓人矢人之文美矣至矣聖人將欲其文之美已乎將使天下後世爲輪爲筈爲弓矢者盡善以利用乎梁子質人受業彭躬菴魏叔子兩先生門兩先生俱負經世學弗獲用而叔子先生則以文章顯質人樸摯強毅嘗隻身走數萬里欲繼兩先生志而

序

一

其文則一法魏先生吾嘗以謂文章之道如用兵兵法不可勝窮而禁暴亂衛民社兵之用也苟不知兵法曷能禁暴亂衛民社而暴亂之莫禁民社之莫衛兵法又奚用也予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余文嘗期以鄧仲華周公瑾乃今四十餘年而余與質人俱落拓京師窮且老依人故老彫喪已盡行輩存者無二三悵悵然白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爲世情變益荒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歎泣下爲文章呼搶天地或痛飲酒慷慨笑罵古今相娛樂而質人之文益

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川谷澔旣因出其生平之文使予序予竊以質人閱歷深矣燕趙秦晉吳楚齊魏之墟西盡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跡之所及者廣矣山川形勢近代興亡成敗荒遐軼事得諸見聞者多矣天地之氣之不可知者亦旣窮其變極其致故其爲文莫不足以砥頽靡昭軌物而維世運斯文之緒之不墜其在是與噫經生文士誤已以誤天下久矣亦有反乎立言不朽之故者乎質人之文之傳亦觀其用而已丁亥九月旣望北平同學弟王源謨

序

二

懷葛堂詩集

南豐梁 份質人甫集

同學 諸子 數

集唐

奉贈廉訪蘇萬石公攝理鎮閩將軍

殊勳弁在一門中詔選文臣贊武功聖代止戈資廟

略將軍大旆掃狂童寄書河上神明宰行避霜臺御

史驄武略劍鋒輝相府凡今誰是出群雄

王 建 李商隱 楊巨源 李商隱
李 順 胡 宿 章孝標 杜 甫

懷葛堂詩集

卷

一方獨與萬方殊報國縱橫見丈夫天角雄都分節

鉞儒亭勝閣少踟躕千巖烽火連滄海一片冰心在

玉壺兩地江山萬餘里水聲西北屬洪都

李 鵠 楊巨源 薛 逢 羅 隱
李 白 王昌齡 沈佺期 章 莊

南昌城郭枕江煙聖代提封盡海墻戚里舊知何尉

馬大夫持節杜延年寒鴉閃閃山前去吉語云云海

外傳兩地山川分節制峰巒迴合下閩川

草 莊 柳宗元 楊巨源 韓 翃
唐 彦 謙 薛 逢 武元衡 陳 陶

九譯梯航壓要津早持龍節靜邊塵五營向水紅塵

起四海休兵造化仁雨歇亭臯仙菊潤潮生滄海野
塘春宴殘紅燭長庚爛琪樹年年玉葉新

陳 陶 張仲素 楊巨源 王 迅
王昌齡 元 稹 胡 宿 武元衡

親從新侯定八蠻五營無事萬家閒諸溪近海潮皆

應激石懸流雪滿灣昨夜西風今夜雨清如水玉壺

如山天從補後星辰穩曾因朱旗北斗殷

盧 唐 戴叔倫 李 端 韋應物
盧 綸 薛 能 譚用之 杜 甫

萬里沙西寇已平三軍罷戰及春耕已知聖澤深無

限但覺堯天日轉明樹色老依官舍晚繡衣遙拂海

懷葛堂詩集

卷

風清推恩每覺東溟淺相國臨戎別帝京

張 喬 劉長卿 李 愔 錢 起
趙 叡 法 束 黃 滔 岑 參

屬車龍鶴夜成群不並吳鄉楚國聞臺上霜威凌草

樹門前老將識風雲舟將水動千尋日江至溇陽尤

派分手把命珪兼相印始知天上有將軍

王 昌齡 鄭 谷 岑 參 耿 漳
張 說 皇甫冉 韓 愈 王 維

一門清貴動神州兼秩思歸第一流北省諫書藏舊

草西江取竹起高樓滕王閣上柘枝鼓詞訟牌前草

漸稠邊將皆承主恩澤赦書宜過喜無囚

趙煥 姚建 李山甫 李嘉祐

紅旗半卷出轅門億萬蒼生性命存偏坐金鞍調白

羽獨橫長劍向河源風雲已靜西山寇吹律能令北

陸喧野老競邀官道拜永依棠樹托蓬根

王昌齡 韓愈 王維 李頻

設卷詩書喜欲狂五雲遙指海中央春風掩映千門

柳彭蠡秋連萬里江巡轉五州防禦使風流三接令

公香藩臣皆競師兵略兵氣銷爲日月光

杜甫 韋莊 李鄴 獨孤及

杜甫 李庾 姚鵠 常建

道山和方伯涵齋石公元韻恭祝榮壽

徑盤蒼翠到山巔王謝芳踪玉籍仙百丈全身開翠

壁萬條紅燭動春天花光併灑天支上人鏡重開日

月邊一嶺桃花紅錦駝方期丹訣一延年

方千 陸龜蒙 司空圖 楊巨源

劉憲 許逢 杜牧 錢起

可以橫絕峨眉巔建安才子太微仙滿庭詩景飄紅

葉珠樹瓊枝近碧天昆玉已成廊廟器桃花紅近竹

林邊紫薇芒動詞初出康樂風流五百年

李白 皮日休 雍陶 陳標

昔西銘姜太史敘賢人先生懷葛文集謂其年過四十不求仕故身愈困著述愈富今先生年過八十其困其富較前倍甚蘇萬石公按察江右遇先生敬禮有加及公奉

命理福州將軍事先生買舟過訪集唐詩十律以爲贈

公與余朗誦至再訝其切合精工交相心折今人握

管題詩止自鳴其心所欲言猶患格格不能吐先生

採唐詩各家之舊作爲一手之新裁而絕無痕跡可

尋非驅役古人於腕下安能神化至此著述之文無

懷葛堂詩集

待言矣詩學之富又孰有如先生者遇益窮而詩益

工先生其如遇何

會稽童 蔣智涵跋

懷葛堂文集卷之

序

南豐梁 份質人山著

同學 諸子較

送茹紫庭守景東序

滇池去燕京萬里景東軍民府又南去千三百里天下之極西南也盤江葉榆之深阻山嶺林菁之蒙密巖焚摩些西南夷之長所世守魁結獷悍寄語言於象胥莊蹻或有所未通唐蒙馬伏波諸葛武侯或有

懷葛堂文集序

送茹一

所未至天下之僻陋無以過者夫地極於西南而俗極於僻陋險遠則陰幽鬱鬱之氣當必假其人以宣導之理其風俗政教以煥然而維新而其人又必奇傑非常其中有所蘊小試之而莫展者其人其地皆然而必變不可謂為偶然也吾知紫庭茹先生往守景東吾於是益信君為人陽明而剛中材高而智盡為之必成策之必中其智力所窮往往有默相陰扶出尋恒意計之外故志雖未行而道無所枉此余所耳而目之者多也初令於西而岐治佐罷於南而衡



懷葛堂文集序

卷一

治皆小試已今且守西南之景東人以是觀君之政余特因君之行而觀象於易夫易之繫以四維者小畜小過曰西郊明夷九三曰南狩惟西南則繫至於三於坤曰得朋於蹇於解皆曰利何也岐山天下之西也文王之憂患存焉離南方之卦也文王戒以疾貞矣若夫西南者坤之所宅也君之道秉乾臣之職效坤坤之為德柔順含弘舉四方萬國而載焉故萬物皆致養也且西南者陰方而坤十月之卦也陽極不生陽而生陰故陰極不生陰而生陽靜不極則不動柔不極則不剛坤又剝之極也極而不能過其所生可知也以紫庭之才歷試未竟今益畜極而通履乎天下之極西南合之易所垂象西南者則其為政又可知矣天下安堵無事方數十年而民生窮困甚於禍亂之日如處坎窞中君子當思有以出之登之於厚德之載雖險難當前動而不能出亦必求所以布雷雨甲坼合乎利西南而解澤大施使僻陋者煥然不變而後無愧於士臣之義也君深於易者是固知之審矣此行也莊蹻唐蒙伏波武侯之後吾於

景庭族之至於荷天之休而切明畏嚴以遠陰私之
小人而克以養邊陲之黎庶固君素懷余不復道也
朱字綠曰解易人微傍見側出各極其妙至其洗
鬱之氣泉涌風發尤有酣舞之樂

張逸峰曰情文煥發神光精煥逼是昌黎

王羽左曰情最真摯故文不泛不諛似從昌黎脫
胎而文情更覺可愛

朱履安曰深心厚力之文一句一字入木三分

東島堂文集 序 卷三

送張方伯往山海關序

太行之麓歷居庸連山東走忽轉而南滄海之水自
直沽排空東注忽放而北山南轉若趨而入海者峙
於北海北放若吞於山者滄其南山海之會踞其
雄而屹然者爲關若囊之括餅之口以屏京畿而扼
全遼者於是乎在不如是不足以重於天下也羊祜
曰自有天地卽有此山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關
之險自明洪武間始設昔之委爲蔓草荒郊者其世
其年蓋已不可考矣隋置臨渝於西唐爲榆關東北

東島堂文集 序 卷一 方伯一

古長城燕秦所築距關遠皆不足輕重金之伐還自
取遷民始李自成席卷神京敗石河而失之天之廢
與人之成敗而決於山海之一隅以一隅之地決勝
於一戰而天下遂定以天下之大而定於一隅荒榛
千百世之上而偏重於三百年間如茲關者薄海內
外曠古以來無有也明正德中守關幾百人今省屯
戍用關吏譏行旅出入條非常而已民生不驚烽火
休養熙恬相安於用武之區則會際昇平天下統於
一矣先是數十年屯兵且數萬統以宿將大臣往來

絡繹擾攘無寧日。竭天下之金粟輸於關。而天下重
困。關內外皮剝靡遺。子關益固。而人心益危。然後知
大下定。則山海安。山海困。而天下舉。困相爲安危。一
至是其重可知也。三百年中事變不常。時重時輕。又
可知也。而古今視此矣。關之得名。當全盛之日。山若
增而高。水若浚而深。而山海自若也。三百年而上。牧
豎之所躋。漁人之所泳。而山海無損也。時重時輕者
人也。非山海也。此山海之所以重也。份常薄遊塞上
徘徊山水間。顧未常一至山海。魯菴張公徃徃爲份
良專堂文集 片 卷 方伯二

言間讀志地書。具知其彷彿。公世家山海而生長直
沽。往來數是行也。某樹某水。某丘公益。賦詩請解裝
以讀公益。面命之份。所知有更進於今者。則雖未常
遊。而玉份於成。與秦塞無以異。此份之所厚望也。

萬季野曰。氣雄力厚如山之蒼。薨海之浩蕩。非此
文不足形關之壯。非此關不足當此文之豪古之。
銘劒閣賦居庸者。盡俯出乎下矣。

王符躬曰。鑄意宏遠。練思精密。而出之以老健雄
深。真古文英雋。一時無偶者。歸熙甫獨步百餘年。

此文突與抗行。錢牧齋輩未許望其臂指。

彭端樹曰。命意鑄詞。言人所難。言論人所不敢發。
而無不得體。無不入微。其慘澹經營之致。可謂前
無古人。後無作者。

朱宇綠曰。淋漓感慨。一往情深。令人慷慨悲歌。唯
壺欲碎。

送丁酉典試秦太史序

天下之山水至多佳無踰于慧山者山在大江南無錫西泰伯所初封地氣所鍾靈其甲于南紀也固宜歲庚申份從叔子魏夫子游錫山王諭德秦人翁先生昆玉之館舍以其暇登慧山望太湖臨源泉世所謂曲水亭也泉出于山石源流齋淪其靜湛碧空其清燭毛髮其味甘芬渟渟灌注如澄潭如貫珠如人秉至行而負淳德故品天下之水必曰慧泉而陸鴻漸以第二目之不已過乎泉西有園負山而面泉室

懷葛堂文集

卷一

丁酉一

宇廊檻亭臺池沼千歲之壽樟萬木之條達高下大小咸列其中泉曲折而環繞之其寸草尺木位置經營極天下之匠心若天造地設無不各當其可故推天下之名園者必曰秦園今太史公南沙其主人翁也是時公富春秋以世家子鍾至靈至異之秀已隱然有衣被天下之榮明年辛酉太翁典吾江右試院得士提南宮躋應仕者十人而九天下號爲公明最乙酉公子登賢書壬辰介弟成進士奕世之鵠起聯翩而公聲名已洋溢于天下矣份則自脩謁以來二

懷葛堂文集

卷一

丁酉二

有八載而公登慈榜珥筆承明爲帝子傅又九載江西丁酉試聞吾江西作人之盛自太翁以來所僅有而當事縉紳又言之侈矣顧份老而貧賤馳逐四方一無所成就視公有雲泥隔今公名位尊重極踴從而式廬舉一世所罕爲而爲之行古人之道則得矣吾懼夫不知者以無私之水鑑若之何而過情也今一榜中份所知識纔二三人而作人之稱藉藉思欲一一識之昔九方歎畧驪黃牝牡而取神駿所得者其一耳一榜今九十人各有其神駿可知也以江右之僻得神駿九十則盛之極至也等九方歎而上之也猶名園之有松柏杞梓豫章拱把之不齊而天喬蟠天地無一非名園所培而植之也宜乎其盛莫踰于此矣韓昌黎謂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文文山之謝江古心有曰受恩非天下所少知已得君子爲難一榜中諸君子知世不常有之伯樂當不負其所顧知難得之君子不負其所知爭目拔擢以得出于大賢之門是幸

後無負天地之鑑萬物之望此則秦園主人

愛不厭之盛心也。于其送公之行也。爲之序而告之。

懷葛堂文集

卷

三

○ 鳴聲集序

詩之道有實學者。其才大有至性者。其情深不膠於法。而千態萬變之法。裕其中。不深於其道者。不知也。詩至三百篇。尚矣。流而爲漢。爲魏。晉。爲六朝。盛而爲唐。唐特爲後世所取法。顧世之論詩者。往往舍才情而言法。何哉。大法猶規矩也。人之才情。猶材木也。材木不勝用。則規之適可圓。矩之適可方。而且不可爲圓方。如是而徒法何所施。今之學唐人者。摹倣爲工。字權句衡。兢兢然懼聲效之不似庸。知其能似耶。庸樓葛堂文集序 鳴聲一

知天下之似者之非真耶。惟其似則詩可以不作。嗚呼。惡得有至性實學者而與之言詩哉。豫章陳亭石詩特多才情。所著鳴聲集能以近體發胸中所欲言。合於古人法。又不屑屑於其法。是亭石之詩。非夫詩人之詩也。亭石爲遠山夫人弟學士醒齋李公之舅氏。其人沉靜而明敏。廣交而善遊。其志氣隱見眉宇間。則豈但以能詩表見者耶。遠山夫人詩天下莫不傳。學士之才天下莫不推重。則亭石遊遊南北。雖不賦詩以見志。天下當無不知亭石者。而亭石之才情。

能言古所未嘗言。言今所不能言。此鷗聲集所不能已於作也。詩率紀遊覽其酬贈則韋布爲多而金陵懷古諸什慨然有黍離麥秀之風焉。謂非根於性而能如是乎。夫以亭石明敏之才當必益有以發舒其志氣。內不負於心。外無負所學者。以表見於天下。豈第以其才情與世之詩人爭雄長已也。

彭子載曰。凌空結構尤費匠心。

葉徂徠曰。曲盡吞吐之致而筆意酷肖廬陵。

懷葛堂文集

序

國聲二

與朱字錄書

四游神京未及一謁。陵寢每出廣寧門而發。赤痛自訶。詆無及矣。輿地不身歷。徒聽人言。往往自誤。份問昌平諸陵。率咎以路甚遠。費甚多。展謁甚少。啓閉甚艱。而虎甚猛。衆說紛紜。聞之色沮。宜乎數中止於發。邇也獻歲。脫除俗事。客燕勝友。僅得六人。期以元旦偕行至期。以事不能行者一人。越二日又止者二人。又踰宿既發止者一人。份慨然奮發。矢之曰。旦明即孤身必往也。夜分趣僕拼牆以俟。如約者黃宗夏一

懷葛堂文集

字錄一

人耳。乘駟騷出德勝門。數徒步者抵昌平。州日初曷。又賃一偏襖衣。被詰朝步陟至長陵。拜謁盡禮。其十一陵以次謁。最後謁烈皇帝。攢宮舍三日。乃既天壽諸陵。凡山川樓殿碑塚。實城周垣之方位深廣。目覽足。步手書泐成一冊。左圖右說。又懼歲久滄桑變則臺殿湮而不存。於是因山之根。河之壩。城之趾。處處計之。某至於某。若干跬。某陵至某陵若干跬。又恐迷於所向。則考極相方定二十四山位。某位某方。某陵位某方。遠近交互。參相考是二法。並行而明。室一代。

之方綴百世後不可按圖索者斷乎其未有份每念
漢唐以來之山陵其存者且彷彿疑似不可別若湮
滅於免葵燕麥中者又何可紀極生則君臨萬方死
乃杯土莫別可不痛哉唐珣之種冬青樹心亦良甚
然可百年計非悠遠也份之圖說不敢謂爲創始圖
用宋人石刻開方法相方用指南鍼山麓水濱取易
改邑不改井之義惟計之以跬則出於心裁非有所
襲者蓋律度量衡之不同也久矣九州之丈引人人
殊至以里計率漫然計之一無可考也份則以人之

懷葛堂文集

序

短長有不同而跬步則無以異司馬法曰一舉足爲
跬再舉足爲步計跬而里可考矣世卽有能爲計里
鼓者有操度而量者誰與一舉足之不毛髮爽且近
而取諸身也是份之獨見也圖說之成勞瘁於徒行
忍饑渴五官並用手足俱勤者份得宗夏之助爲多
至於近代諸書采摭參考惟顧炎武之昌平山水記
可謂不刊身歷其地也猶不免於一二出入他如肅
松錄燕都遊覽志小草齋集春明夢餘錄湧幢小品
北遊紀方帝京景物畧芹城小志無用閑談國朝典

彙白頭開話方輿紀要水東日記大政記治平畧獻
徵錄野獲編名山藏石泰錄宙載今言諸書多挂一
漏萬且悖謬舛錯書不足盡信不如無書況乎人言
哉乃者往還五日人費錢七百車驢飯飲逆旅賃僕
賜守渡皆在焉是役也僕傭皆飢渴况瘁不免愁歎
惟宗夏壯年能勉疆份自笑年雖暮而筋骨猶未之
衰也字綠欲問津故一一及之

懷葛堂文集

序

送孫效李歸桐城序

效李省親於楚將歸就學而請益焉余告之曰讀書者學爲聖爲賢也不爲聖爲賢則畢世而伊吾臚下書自書也讀之何爲效李世家子頽斂其資生文物衣冠地望不猶夫人之學也必矣余少愚失學所讀多不得其解然於書也雖一字一句必會通一章而求其大意至一章必會通全書而求其大意蓋聚多以明少合異而求同雖聖賢之立言微妙有未易窺而經義之辭了然心口不惜筌蹄於箋註良以解說

懷高堂文集

序

卷

效李一

繁而經義晦也此固不可強誦學者而愚下之資則固持之有素矣夫窮經以致用也孔子稱躬行君子又曰脩辭立其誠經也者言之必可行者也言之必可行無妄而有用可知也窮經而學聖人之言行善讀書者也言行皆無妄而有用善學聖人者也王介甫制制科以取士亦欲讀書者之善學非欲背聖經以爲學也然人必不能不肯聖經以爲學則帖括爲進取之階驟之也帖括不妄語不工不凌虛不錄故所學在立誠而行文則作爲所學在實用而所謂則

虛擲揣摩於題面字句之間結構於繪水鑄風之末自發端以至篇末豈惟聖學無關且人無補於書疏小無當於會計朱子所謂無用之空言已一旦也獲以一無知識之人任迂踈執滯之性取左右贊謬之奸應紛擾番至之事其不喪生平而敗天下事千百中不十一車已覆於近代至今未有已極士之自待者固薄而以之爲嫌老英雄者作法於京流風餘毒殃及子孫貽禍於天下後世則誤於安石而至此極也效李命名綱而思所效在唐則有若直言極諫忠

懷高堂文集

序

卷

效李二

太宗父子之間在宋則有若持危定傾著南北迴天之力效李善學其所學余又何以益效李矣

李十洲曰窮經致用是爲聖學帖括則背聖經而無實用吾師闢發至此清夜之鐘聲矣

潛修軒詩集序

嗣國策至馮驩彈鋏歌竊歎士之使其身圖而不忠所事又歎當時之公卿大夫貴公子惟務富其家而不知有國皆是也不若是者惟魏之信陵君一人耳大齊楚趙之封君皆以喜士名然自爲也過多若夫信陵之喜士猶夫人之喜士也而好善忘勢本於忠君愛國之心史冊班班不謂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不可也司馬遷之傳戰國封君也齊趙楚皆君之惟信陵獨稱公子明乎公子者孝於家忠於國常變經懷葛堂文集序

權之事異而其心則一不如是不足以稱公子非徒侈食邑之大班位之崇泛泛然享一國之封而已耳善乎趙王之徧贊信陵也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史氏有見於此而稱引之不以之爲信陵定評不可也信陵之客至多信陵之食報也甚大彼歌食魚歌無車無家者信陵之客無是也區區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特其一端焉耳申之佟君今之佳公子也先是十三載劍氣珠光已見一斑於漢之薇省中方是時髫年也今從尊大人中丞公撫吾江右日月之

大難爲光江海之盛難爲水而公子之賢聲益藉藉於口耳然人所知者資品才學之卓絕發越於外其好賢禮士根於忠孝之誠得之天而成於習以庶幾於聖賢豪傑者未必能深知之也漢儒有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歌者志之所存也讀潛修軒詩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也份老而貧不能爲馮驩之詩歌又不能如侯嬴之却金而公子之爲長者則過信陵遠矣若夫潛修軒之詩清新俊逸超軼於當代則有薄太史諸君子之序在份何足以知之

懷葛堂文集序

李巨來曰戰國四豪史遷獨以公子稱信陵從此着筆所謂讀史巨眼也聞佟公子磊落奇偉文之雋拔足以相副

履閣詩集序

通天下之理在於識妙萬物之用存乎才識以入其中而才以舉於外故才於古今爲尤難張華語陸機曰人之爲文患才少子思才多夫多未易言也才士之文文而已多未易言也友人張子逸峯有才名踰弱冠舉京兆益有聲天下夫人以才見者其神采必發越飛揚左右旁矚無一足當意而逸峯爲人顧湧穆溫恭有大雅雍容之度藹然而可親若不自知其有以度越於人者此其爲難能也尊甫方伯公宦秦

懷葛堂文集序

卷

履閣一

余嘗從游方披輿經流覽河套議傷棄而不復之失會逸峯來省親一見從容語余曰地在河南強名以套則舉黃河以南皆可套名矣余驚歎其言惜當時謀國建議諸君子何見之晚而論之早又惜逸峯之識之敏而生之今之日也方伯公理郵政於秦廉訪於吳方岳於八閩逸峯以仲子受命督家政且定省秦吳越閩閩薄遽馳驅之際以餘力爲詩文日多而益工其下筆若不經意而抽思綴辭若初日芙蓉劍光之出匣是亦逸峯之才而未足以盡其才也天顧

不使逸峯由其蘊藉以見於天下姑以吟咏性情小試其才耶將老其才以大其用耶吾益歎以逸峯之人而生之今之日也逸峯方壯歲善用其才以不負天之生才之難者惟逸峯自得之而自勉之逸峯文傳世久序之者衆余草野陳人也才少不知詩而管序次仲聲百秦游草今讀履閣詩而益羨逸峯之才請序焉以附茂先之知機雲者

朱宇綠曰舉論河套數語具見真識序詩無一語及詩令人想像

懷葛堂文集序

卷

履閣二

錢亮工曰骨氣在臨川南豐間而縱放鈞鏤極放胆小心之致